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960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宣傳

中國救亡彙刊

中國抗戰必然勝利

中國抗戰的前途

中國抗戰與德意

中國如何才能戰勝日本

中國在勝利中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960

文教
宣傳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中國救亡彙刊
中國抗戰必然勝利
中國抗戰的前途
中國抗戰與德意
中國如何才能戰勝日本
中國在勝利中

中國救亡彙刊

中日战受血的教训
争取最后胜利
的迫切性

第一部份 血的教訓

中日戰爭的第一階段

一 三年與三個月

在這次中日間的全面戰爭爆發以後，一個美國的研究遠東問題的學者發妻氏在檀香山演說，他的第一個意見，就是說：「這次的戰爭不像是一個三個月的戰爭，而將是一個三年的戰爭。」接着他又補上一個意見：「日本在大部分的惡戰中，也許可以得勝，但是這整個戰爭的勝利，却不會屬於它的。」這位學者有許多別的意见，我們不大會贊同；但他對於中日戰爭前途的這兩種觀察，却可說是非常精到的。

三年，不是三個月；我們應該同意這句話。三個月已經迅速地過去了，而我們的抗戰還是在勇敢地，猛烈地繼續着！我們將繼續堅決地抗戰下去——一年，二年，三年，直到最後的勝利！

然而，我們的抗戰雖沒有三個月的時間內終止，而過去三個月光景的抗戰經過，却可以成爲一個段落。我們可以說，這是我們對日抗戰的第一個階段。我們把三個月光景的期間劃成第一個階段，有下面的幾種理由：

第一，華北的戰線上，從平津戰爭到十月底，大約三個月的時間。這期間華北戰局的主要趨向，是由萬分險惡的局勢轉變爲逐漸的穩定。南口張家口的先後失陷，敵軍的由天鎮陽高直趨大同，綏遠南都門戶與雁門關天險的同被敵人擊開；還有，在熱河平漢兩線上，馬廠吉州的突然陷落，滄州保定的頻被衝破；這樣敵人「勢如破竹」的進展，使許多人對於華北的戰局，抱着十分的驚駭和悲觀。但是，從九月下旬我軍在平型關大捷以後，接着敵人雖然進入了襄陽城，而在原平與忻口之間，立刻遇到了我軍主力與遊擊部隊的有力的牽制，在幾

個星期中間敵軍只有後路不時被我截斷，前方却毫無進展。在津浦平漢兩線上，敵軍進入山東及迫近河南邊境以後，同樣受到了有力的牽制，不能迅速進展。這顯示着，華北戰線上我們抗戰初期的最險惡的階段，已經過去了；我們正開漸漸踏上穩定的階段，與敵進行着有把握的戰爭。

第二，在淞滬的戰線上，我們同樣已經渡過了初期的險惡的階段，逐漸轉為有把握的戰爭。我們所遇到的險惡的形勢，主要是表現在敵人的由吳淞，寶山，寶隆，直趨羅店；表現在敵人的猛攻蘆溝橋，直趨大場。這種險惡形勢的產生，是由於一九三二年淞滬協定訂立以來，淞滬地帶不許我們有任何國防的建設，現在敵人突然發動進攻，我們的戰士關入這地帶，加以抵抗，却沒有任何良好的防禦工事可以憑藉。然而，經過江岸上一個月的血肉衝搏，我軍終於在敵人飛機炮火猛攻之下，把第一條防線的工事建築完竣了。這工事自然不是最完善的，但在這個防線上，經過了一個半月的奮勇抵抗，我們又已把第二道防禦築成，現在就退下來扼守這條更堅強的防線了；所以這七十五天中的血戰，結束了我們淞滬戰場上最險惡的第一個階段，現在我們應該進入更有把握的第二個階段了。

第三，在過去三個月光景的抗戰中，我們總算已經完成了把局部抗戰推進到全面抗戰的工作。從西北長綽線到華南海岸線，我們已經有了一條和敵人全面對峙的戰線；同時，我們全國所有的軍隊，差不多不分中央軍，地方軍，紅軍以至民團，只要有命令加以抽調，任何部隊都可以立刻調接到前線，沒有一點點界別的問題；現在華北與淞滬的前線上，不論江浙的，兩湖的，兩廣的，四川的，雲貴的，以至甘陝的，差不多從任何省分來的戰士都有，這真正的全國一致對外的抗戰，是在過去三個月光景的階段中發展完成的。自然，這中間還

有一點缺陷，須要補足，就是全面抗戰的形勢雖已造成，我們還要更進一步促成真正全民族的抗戰，那是說，我們全國民衆應當更廣泛的更有組織的參與在抗戰中，我們中華民國的包括着漢滿蒙回藏以至其他各邊疆民族，都應該不分畛域，參與在這個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之中，不過，這進一步的工作，應當在我們抗戰的第二個階段中去完成。

根據上面三種理由，我們覺得可以把過去的三個月光景劃定為我們抗戰的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今後我們繼續抗戰中的一切發展，都將以這一階段為一個根據，一個起點。現在，我們在這一篇文章中，就要把這最重要的第一階段的軍事上的種種得失，加以扼要的討論，供今後抗戰中的參攷。

一 東西北三個戰場

我們先從東，西，北三個戰場的形勢，加以一个檢視。所謂北戰場，是指華北方面沿津浦與平漢兩條鐵路線直下的部分，即由河北到山東河南，在黃河以北太行山脈以東的一塊戰場。所謂西戰場，是指綏遠山西兩省的一塊戰場，而在平綏線由南口向西北察哈爾南部一帶，也包括在這個戰場範圍之內。所謂東戰場，是指淞滬戰場，而在南京與杭州之間的區域，也都可包括在內。把我們抗戰第一個階段中我們在這三個戰場上的得失，加以檢閱，就可以知道過去我們的失敗是由於什麼原因，我們的優點是在什麼地方，而今後我們在抗戰中又當有什麼應該特殊注意的幾點。

在我們抗戰的第一個階段中，北戰場上的失敗，最為顯著。這有幾個原因：政治的原因最大，地理的居次，軍事的第三。政治上造成失敗的最重要根源，是在於幾年來縱容漢奸機構的存在，在河北與察

而這種國防前線的省分，有着冀東與察北兩個純粹的漢奸偽組織，與冀察政委會的一個準漢奸組織，幾年來一直幹着替侵略者開路的工作。平津的慘遭失陷，廿九軍的孤軍犧牲，都是這種漢奸統治的局面所造成的。一個政治上的弱體，乃是造成軍事上弱體的致命根源，所以，敵軍控制了平津，衝過永定河，就造成了沿津浦平漢兩線直下的局面。

在地理方面，河北平原的毫無險阻，津浦平漢兩線的形成對立的縱線，也都是造成敵人容易南下的重要原因，在「八一三」全面戰爭爆發以後，上海英人所辦的字林西報曾經有一篇社論，分析華北的軍事形勢，那位論者就指出華北的津浦，平漢與平綏三條鐵路，成為三條不相關聯縱的線，在防守上是相當困難的。這種情形，尤其以津浦平漢兩線所經過的河北平原，缺少天然的險阻，最為顯著，實在說，自從山海關到喜峯口的長城線失陷以後，河北已失去第一道屏障。華北的抗戰，本來當以平津為基點，收復長城線，與敵人決戰於熱河，作為戰畧上的第一步。但是近年來我們非但不注意到這戰畧，却聽任敵人在平津一帶逐步控制軍事要點，等到抗戰一起來，平津非但沒有成為這規失地的起點，却反而拱手讓給敵人，使敵人得以利用地理上的優勢，一直沿鐵道線南下，這一點，想起來是非常痛心的。

在上述的兩種原因中，就已足夠顯出了我們北戰場上某種軍事的缺點，即由於政治上的致命的弱點，使軍事方面的力量非常薄弱，以致在敵人發動大舉進攻的時候，一誤再誤，終於給敵人佔得了優勢，不過，在這種由政治的影響所造成軍事上的弱點外，在這次津浦與平漢兩線的作戰中間，另有一種弱點，也應該設法加以補救的，那就是軍事指揮上的不夠有力，最具體的例子，如這兩條戰線上的陣勢，不能夠有相互的調整，結果敵人依原預定的步驟，認定丁弱點，逐步進

攻，使我們英勇作戰的部隊，吃了相當的虧。當敵人由津浦線直下青絲馬廠的時候，我們平漢線上的守軍就處於凸出的地位，感到防守上的困難；在平漢線上，涿州的一役，我軍主力本來守着中央鐵道線的琉璃河陣地，左翼在鐵道西面的房山一帶，右翼守永定河南岸的固安與永清，當敵人來攻的時候，他們避開了我們中央的主力，先取左右翼，特別是右翼的弱點，被敵人攻破，使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得以迅速南下，對涿州造成大包圍的形勢，結果在涿州的我們五萬主力軍雖然能及時撤退，守護保定一帶的防線，但究竟已不免於多少的損失，而且使整個平漢線上的防禦，由相當有利的形勢轉為非常不利的形勢。這種情形，絕不是我們軍隊作戰不力，而是整個北戰場的軍事指揮缺少調整所致。坦白的說，這裏我們必須有一個呼應全局的主將，能把兩條戰線上的形勢，把每一線上兩翼與中央的形勢調整，譬如在津浦線上，敵人配置的軍力最弱，這裏早應有一個全力的反攻，牽制敵人在平漢線及山西的進攻；但是目前敵人雖已把不少軍隊撤回關外，而我們在這方面的反攻也仍未見充分有力，這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不過，就大體上講，我們認為在華北的戰局中，北戰場不及西戰場的重要；也可以說，北戰場我們是準備着逐步的撤退，而西戰場我們才是決心死守的。這西戰場上，在軍政方面，一向有着決心抗戰的將領在主持一切；在地理方面，這裏是連綿的山嶺，有着許多的天險，比河北平原要勝過許多倍。那麼，在西戰場上為什麼我們也要遭遇到初期的不利形勢呢？這裏唯一的解釋，也只是抗戰初期軍事上的疏忽，換言之，也是軍事上的不夠有力的支配，劉汝明的貽誤戎機，使南口張家口突然失陷；李服膺的不戰而退，使敵人直取大同；這兩個前線指揮的錯誤，對於綏察的失陷，晉北的危機，是要負大部分責任的。但在同時，大同的缺少強固防禦工事，傳作贛將軍的調守雁門關

而未能去發發動側面的反攻，以至八路軍的不便方便地趕到指定駐防的地帶，都可說是軍事上相當的缺點。不過，在大同陷落以後到敵軍直趨平型關與雁門關的期間，這種缺點已經迅速的補充完善了。最顯明的，八路軍趕到平型關，給與向南直下的敵軍以迎頭的打擊；而在雁門關內，我軍利用了優良的地理形勢，造成主力軍與遊擊隊良好的配合，居然把敵軍完全牽制住了。在十月的全個月中，敵軍大部被我主力阻止於原平到忻口的一帶山地，而他們的後方交通線，在寧武，代縣，朔縣，平魯，靈邱，廣靈等地方，受到了我們遊擊隊不斷的打擊。晉北的形勢已經由萬分險惡的局面轉變為相當的穩定了。這是西戰場上在抗戰的第一個階段內最大的成功；它表示着我們軍事指揮上的進步，它也表示着我們戰局運用上的進步。

不過，西戰場目前留着的兩個缺陷，是：在綏遠方面，歸綏包頭已經失陷，我們的西北交通線受到了部份的阻斷；在晉東方面，娘子關已被敵軍衝破，敵軍正沿着正太線向太原猛攻。晉東方面，其實我們的主力部隊是很能作戰的，但顯然缺少了廣大遊擊隊的配合，使敵人的後路交通不受威脅，竟能直進無阻。對於太原，現在我們必須用全力固守；我們應以晉北抗戰勝利的經驗，應用到晉東來，保衛這個西戰場的重心。

至於東戰場方面，在我們抗戰的第一個階段中間，可說是獲得了非常滿意的成績。在這裏，經過七十五天的苦鬥，敵人僅能佔得我大上海區域的四分之一，而我們却以一個陸軍擋住了敵人海，陸，空軍及坦克戰車四種武力的進攻。我們的戰士在敵人最猛烈的炮火下完成了幾條堅強防線的建築，我們的戰士以無比的英勇牽制了敵人十五萬最精銳的陸軍，三分之二的海軍，以至三四百架海陸軍飛機。沒有一個國家的軍事觀察者不讚嘆我軍的英勇，也沒有一個評論者不認為敵

人對於上海的進攻，是出乎他們意料以外的失敗。

有一部份人對於我軍在九月十一日的退守第一道防線，在最近的放棄大場，江灣，與開北，退守第二道防線，表示了多少的驚疑。這是由於不明瞭我們在東戰場上作戰主要目標的緣故。就我們抗戰的整個戰局上說，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主力戰線應該在華北，上海乃是我們和敵人進行牽制戰與消耗戰的場合。這是說，我們要在抗戰中收復失土，我們要在抗戰中把敵人趕出去，華北乃是主要的決勝的場合。在上海，敵人進攻的目的，是在封鎖我們與海外的交通，控制我們這個金融，產業，交通以至文化的中心，但我們也正要在這裏牽制着敵人的一大部分軍力，使敵軍非但不能達到封鎖與控制的目的，而且要引起敵人自己最大的消耗。不過，認清了這種目標，我們在上海的抗戰中，也一定知道有一個限度，即我們要牽制敵人的巨大軍力，造成敵人無限的消耗，而我們自己軍力的牽制與消耗，却要常常注意着不使過分的。所以，這次我們大場陣地的防禦的工事被敵人用了無限的炮火擊毀以後，江灣開北守軍陷於後路被阻的危險，這時候整軍而退，扼守更堅固的第二線，在戰局上是很對的。

實在說，七十五天來東戰場上我軍英勇抗戰，已經給我們證明了我們持久抗戰中一個重要的可以獲勝利的因素，即這次我們的抗戰軍隊，差不多是從全國許多省分調來的，這些軍隊一向受着不同程度的訓練，有着不同程度的裝備，平時被人認為在戰鬥力上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的；而這次被放在同一抗戰的場合，却能以完全一樣的英勇精神，與敵人拚死作戰！這表示，在對於帝國主義的抗戰中，我國數百萬的軍隊都能發揮其最大的戰鬥力，這樣無限度的戰鬥力的匯聚，必能把敵人的侵襲完全摧毀！

就這次我們東戰場上的整個形勢講，還有幾個特點，值得注意。

第一，我們在戰時的交通工作，執行得很好，任何鐵道路軌被人敵炸毀之後，在二小時內必可以修復；過去一切內戰的時期，從沒有這樣良好的成績。第二，我們內地城市的防空工作，也已佈置的非常良好，使敵人對我破壞的效果，減少到很小的限度。第三，我們民衆對於抗戰的前途，在七十五天來的試驗中，覺得非常的樂觀，絲毫沒有搖動；敵人企圖摧毀我抗戰意志的目的，在我們抗戰愈加持久的發展中，顯得是愈加沒有把握了。不過，在東戰場上這第一個階段的抗戰中，也不能說是毫無缺陷的，有一種缺陷，是我們幾個戰線上所同樣表現着的，即後方民衆與前方軍隊連絡的缺乏。在運輸接濟上，在戰士救護上，在軍隊的補充上，都足以顯出這種配合的不足。在我們抗戰的第一個階段中，這是任何觀察者都認最重要而急須加以補足的一點。關於這一點，我們想留待末段中再討論，現在先看一看敵人方面在這戰爭的第一個階段中所表示的成績是怎樣。

三 敵人的前方與後方

帝國主義這次是抱了必勝的希望來對我侵略的，但是在初期的戰爭中，他的希望就已經碰破了。最顯明的，是他在戰爭的開頭，向日本國民保證戰爭可以在最短期內結束，而過不了多少時候，近衛與杉山都不得不改變口吻，聲明這次戰爭不是一九三七年內所能結束的了。敵人最感到焦急的是對於上海的進攻不能得手。他派了巨大的艦隊，陸軍與飛機隊在這裏，希望迅速達到佔領上海的目的；然而，他的巨大海陸空軍非但長久被膠住在這裏，而且遭過了重大的犧牲，並未得到成功。

照目前最低限度的估計，敵人在華北幾個戰線上的軍隊，約有三十萬到三十五萬人，在上海的戰線上約有十五萬到二十萬人，總共至

少有五十萬人。這是說敵人在戰爭初期中選到前線來的軍隊人數，已經超過它平時的常備軍數了（日本的常備軍數是二十八萬人）。在這巨額的軍隊數中，自然也夾着一小部份滿洲與內蒙的偽軍，但是，毫無疑問的，敵人最精粹的軍隊，大部份的少壯軍官，都已被派來侵襲的前線上。著名的久留米師團，是在上海前線上；過去進攻滿洲很得力的板垣師團，是在晉北前線上；松井，寺內兩個老將，土肥原，和知，磯谷等少壯派軍官，都以前線指揮作戰。然而，久留米師團在吳淞，寶山與蘆店的巨大犧牲，板垣師團在平型關的慘敗，是大家都知道的，敵人最精銳的部隊，現在已經損失去大部份了。最可注意的，是在這戰爭的第一個階段中，敵人中下級軍官損失的巨大，特別是少尉，中尉，上尉這一類軍官的傷亡，在日本報紙的記載中，佔着很不小的部份。很顯明的，在這戰爭持久下去的中間，敵人的軍額與官佐的補充，都將成為重大的問題。

在前線上敵軍戰鬥力的表現，只有重炮佔着比較有力的部分，其他像空軍，坦克與步兵，在許多軍事專家的眼光中，都顯得非常落後。海軍的大炮在上海作戰的初期，在掩護軍隊登陸的時候，盡了相當的力量；但後來我們軍隊移向內部，離開軍艦大炮的射程以外，它們的功用也就沒有了。陸軍的野炮在艦上相當的好，但在蘇州河河灣紛歧的地帶，在晉北山嶺重疊的區域，重武器的移送，便，效率就也大減。空軍機械的不精密，飛行與射擊技術的落後，現在都已經證明了，坦克在這戰爭的第一個階段內，應用得不多，而且很容易被我軍擊毀；這證明敵軍所帶機械化的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

敵人步兵在作戰中間，所佔的力量是微弱的，他們對於一塊陣地的佔領，總要在飛機大炮經過長久轟炸，再用坦克作為開路，然後敢向前衝入，但在這次的戰爭中，因為我軍英勇的抵抗，敵人步兵的死

傷額，實在是很不小的。十月廿七日東京軍部發表的統計，說自從盧溝橋事件以後，到十月廿七日為止，日軍戰死的總額為九六六〇人；這個不可靠的統計，顯然要加上數倍，才能準確。但就在這個數目上加上受傷者的數目，至少也當在肆五萬八丁了。而據我中央社的消息，從八一三到十月五日，單在上海戰場，日軍死傷的總數，也已超過六萬五千人。敵軍的怕死以及死傷率的巨大，在下列的一段消息中，也可以得到證明：

（羅店發回盟電）據小野部隊之竹宮軍曹說：「我部隊在羅店作戰，實從來未有之激烈。華軍常在夜間用日語，向我們接近，使我們發生混亂，竹平隊長已陣亡，我部隊幸免死傷者僅十六人而已，由此可見其激烈之一斑。」（九月八日東京播音）

在我軍退出開北以後，日本同盟社消息中也表示日軍對開北我軍的畏懼，甚至稱開北為「可恨之地」；而另一段消息中，更說：「從此日僑已從被炮擊之險境脫離，無不有重生之感。」這更可以顯示在開北的激戰，敵軍所受的損失是何等的巨大了。

在三個月來戰爭進行的期間，敵人後方所呈現的緊張的狀況，是顯而易見的。一邊是大批大批的軍隊動員，另一邊却是許多人追問着這戰爭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市場的緊縮，股票的跌價，中小商人的無法維持，工廠與農村人手的缺少，「出征軍人」家庭負擔的困難，都成為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對於上海戰爭的前途，許多人表示着懷疑與惶恐，所以，在十月十五日敵人預定攻下我上海第一道防線的目的不能達到。十六日同盟社特派員訪問海軍某軍官，那軍官居然承認日本「國內一部分人士，有非難軍事行動的不能迅速展開的，」因此他講出了許多作戰上的困難，如「地形的限制」「封鎖的辛苦」等等。其實這些都是空話。而日本人民對於戰局的焦急，却已非常明顯的了。

軍事動員的困難，在實行徵兵制的日本，仍舊處處可以看出。被徵的兵士逃脫的顯然不少，而志願投軍的更寥寥無幾。從開戰直到十月二十號日，據東京無線電播音，說「全國民衆從軍志願者，達六百五十四人」。這寥寥數百人，真是少得太可憐了。軍事動員的困難，特別表現於「出征軍人扶助」的問題，在十月十六日，民政黨畑田川崎兩議員訪廣瀨內務次官，訴說各地軍人扶助法的運用，缺乏公平，希望指定「出征軍人家族每一人每日之生活費扶助，起碼要三角五分」。這不但表示着日本一般軍子動員後家庭生計的困難，而且對於這些軍人家族的生活的維持，在國家財政上都將成為嚴重的問題。

另一方面，中小工商業者受到戰爭的影響，使各地的「商工會議所時局委員會」不斷在研究討論，提出所謂「金融難救助辦法設法增加全世界輸出方針。而許多工人被徵役上前線使日本國內工廠中熟練工人的缺乏，引起產業界的危機，更是嚴重的問題。下面的一段消息，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中日事變發生後，機械與金屬工業熟練工，需要甚廣。各工場對此熟練工之爭奪非常激烈，結局反而妨害工業之進展。政府為調和熟練工爭奪，戰時，本下令禁止各工廠藉招貼傳單及新聞記事招募，以後凡雇用熟練工時，應經過職業介紹機關代招，同時職業介紹機關應調查該熟練工是否在某工廠任職中或真正失業中然後方能介紹。一面希望同業自身協議熟練工之平等分配，使不致再有發生熟練工之爭奪事宜。

（十月十四日東京播音）

這種種情形，顯示在戰爭的持久發展中，在敵人國內將要引起多少少的搖動與恐慌。所以，十月十五日字垣在新聞記者的談話中，說「時局比日俄戰役更重大而且嚴重，『這（嚴重）』兩個字，正可選出三

個月來戰爭的第一階段中敵人國內情況的真相了。

四 從全面戰爭走向全民族戰爭

看過了敵人，在戰爭第一個階段中間的種種弱點，我們應當愈加相信抗戰前途的有把握。不過我們却要認清，敵人在初期的作戰中雖然有了種種前方的損失與後方的搖動，他在幾個戰場上，特別是北戰場與西戰場上，是佔得表面上的勝利的，這種表面上的勝利，將使日本軍閥更容易欺騙他的民衆，把這戰爭支持下去；而且，在今後，敵人必將以更加拼命的行動，擴展軍力，向我們作猛烈的進攻。這是說，我們不能輕忽了敵人。在另一面，我們也不能輕忽了自己的缺點，在戰爭第一個階段中我們所感覺到自己的弱點，必須在今後迅速的加以補足。

華國名記者史諾氏最近由北平南下，對救亡日報的訪員談話，他在指出了華北我軍失敗的原因之後說：

「……目前的要點，祇是在堅決不妥協的抗戰到底，而且這抗戰，即單就軍事說，也要有具體的全面的計劃。……華北無論如何是中國的生死關頭。從此以後，中國必須用絕大的力量死守正面的陣地，同時儘一切可能援助在敵人後方的游擊隊，使他們能儘量地發展開來。這樣，日人在黃河沿線必須永久配置一十九萬大軍，在上海赤制二十萬，在綏察察翼的疆地也得二十萬來對付游擊隊，同時在東北隨時也要準備六七十萬，還有朝鮮，台灣，日本本國；總算起來，至少要動員一二百萬軍隊以上。那樣，才能真正展開持久戰與消耗戰的局面；那樣，才能使經濟的，社會的，國際關係的和一切其他因素發揮出它們的效力，最後致侵襲者的死命。」

動員廣大的民衆，加緊持久的抗戰，是我們經過了第一期抗戰後

最急要的工作。十月二十六日中央社發表李宗仁將軍的談話，也說：「在此抗戰期間，全國應『精神動員』，而組織民衆與訓練民衆，實為當急之務。」同月廿四日救亡日報登載田漢作訪大場前線一文，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某將軍所作的一個有力的警告。

「他以為若不迅速動員廣大民衆，上海戰線能支持到何時，却是一個問題，最具體的是戰鬥員補充的問題。照他的估計，八三以來敵人死數當在三萬以上，最近十日間的惡戰，傷亡至少有一萬六千。但因火力關係，我們當然也有壯烈的犧牲。我們希望的是各地壯丁不斷的來，經我們三兩月的訓練，可以使他們迅速地成為民族戰士。」

這是身處前線指揮作戰的一位將軍的最深切的感覺。不單是我們自己這樣想，一位外國的新聞記者，華聯社的貝爾敦氏，他于十月廿三日從太原發出的電訊，說到山西目前作戰中的一個重要原則是：

「……必須為游擊戰，並訓練農民以疲敵的戰術」他說：「國民黨于一九二五年北伐時之成功，以人民有政治組織為其主要原因，但在山西以外之軍事領袖，現尚未運用此種人民的政治組織。根據此間之軍事領袖推斷，組織山西農民，使其能為國家獻身，約須時二月；設將華北全部農民加以此種組織，則必能制止日人之攻擊。」

綜合上面的種種意見，目前抗戰中最重要的一點，乃是動員全國民衆，促成真正全民族的抗戰。我們可以說，現在的全面抗戰，還不夠深而廣，還不能發揮全民族抗戰的充分的作用。而且在目前，我們還有邊疆上的許多民族，最重要的像蒙古，尚未參加在這個神聖的抗戰陣線中。自然這不是他們不願意對我們民族的敵人作戰，而是推進全民衆抗戰的工作，還沒有做到充分。不過，現在我們不能再遲緩了，我們要加緊步子，展開最廣大的戰線，阻止敵人的進展。

第一個階段的抗戰結果，成績是良好的。我們已經促成了全面的抗戰，而且各方面的戰鬥力都在加強起來；在今後的階段中，我們必須進一步促成全民族的抗戰，以更雄厚和更廣大的戰鬥力，擊破敵人的侵襲。

比京會議的收場

上海大公報

議論三星期之久的比京會議，預定於昨晚（通電）報告，而宣告無定期延會，十五日宣言中所說的「共同態度」根本未曾提及，且終成為這個會所不能實踐的一句空言了。

我們對於這個會議的如此收場，雖然感到一些失望，但對於英美諸國絕無怨尤。在歐美各大民主國家中，誰不知道國際條約之應尊重，誰不知道和平原則之應保持，但是現在業已到了不能持和平原則維持國際條約的時候，業已到了舌頭擋不住拳頭的時候，大家既未曾預先對於與和平原則相反的事情有所考慮，又很躊躇是否應該以拳頭對拳頭，那便只有在會議中喊口袖手之一法了，這一點，我們對於列國很原諒，絕不加以怨尤。九國公約，在六年前已被日本撕毀，現在不過再經比京會議加以證實而已。

我們在評比京會議十五日宣言的時候，即說：在東方有兩個宿命的衝突，一個是中國建國運動與日本大陸政策的衝突，另一個是門戶開放政策與東亞門戶主義的衝突，現在中國正以已力與日本的大陸政策搏鬥，歐美各國顯然現時每力正面維持門戶開放政策。我們會說東方第二個衝突的結果，不是日本放棄東亞門戶主義，便是歐美各國退出遠東，目前的情形還不是結果，所以我們也不相信歐美各國從此便甘心退出遠東。

這次比京會議並不是全無收穫的，起碼我們可以在這次會議得到

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信與力的不可分。國際條約是「信」的表徵，但要使「不搖且能持久，在相互各方面都要有「力」的保障。我們要使「信」能實施，需要「力」，我們要使「信」不被破壞，尤其需要「力」。中國過去以為條約可作一個保障，那是迷信了「信」，歐美各國過去也以爲條約終必有效，那是誤信了「信」。中國的這點迷信，列國的這點迷信，都被日本一把揭穿，她明白告訴大家：「信」是不可靠的，惟有「力」才可靠。這一個揭穿，是很有用的，對於中國「用」；對於列國尤其有用。它告訴中國，惟有「力」纔能建國，同時告訴列國，惟有「力」纔能維持世界和平的原則，

第二，公開外交的過去。歐洲大戰結束以後，國際外交的方式由秘密轉到公開。暗室秘商變成廣庭會議。陰謀同盟變成明約公約。這當然是一個進步；但這一進步顯然又被少數國家扭轉回去，由廣庭會議回到暗室秘商。試一檢閱歐戰後公開外交的產物，到現在還有幾個完好的？凡爾賽和約已有殘缺，國際聯盟已剩空殼，一切縮軍條約均已作廢，非戰公約業已無靈，九國公約現又證明被毀。這些都是四年血戰億萬生靈所換得的進步信約，現在均已成了蹩手短腳的廢物，德義日三國反共協定之類反飛躍於歐亞天空。我們現在幾位知名的外交家，都曾在歐戰後公開外交中顯過身手，凡爾賽和會中的爭辯，華盛頓會中的詞鋒，以及歷次日內瓦大會中的陳說，均曾傾軋四座，波動全世，現在如何？我們的臉代表若想想當年華盛頓會議席上的光彩，以視今日在白魯塞爾慷慨陳詞之後而全場默然的情景，當也不勝今昔之感吧！時代是被扭轉了，公開外交漸成過去。我們對白魯塞爾不必留戀了，同時對於日內瓦也不必多存奢望，我們還是在實際外交中覓取與國吧。同時歐美各國也當瞭然這種公開外交的無力，而應於實際

西戰場

西戰場上的教訓

導言

李公樸

自從盧溝橋事變以後，中國在實踐上起了巨大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進攻中國本部，中國軍隊開始抵抗，揭開了中華民族戰爭的序幕，兩月以來，由於全國團結告成，民氣激昂的結果，中華民族自衛戰爭，急轉直下，展開了全國性的抗戰，中國今日已進入一個非常時期，已開始自衛戰爭來答復侵略者，中國存亡，興廢，都在此決戰中。

步驟上考慮維持自身利益及世界和平的辦法，

根據以上兩點，我們中國應該痛切明白，目前的苦難惟有自力拯救。自力立國，是天經地義的。「天助自助者」，必須我們能自立，旁人的幫助總會來，也總有用。歐美各國，在這東類皆有百年經營的重大利益，他們是不肯輕易放棄的；世界和平的原則，她們也必定要設法維持的，不過，現在已到「空言無補」的時候，他們將怎樣保持自身的利益？將怎樣維持世界的和平？他們自己必總有個打算，人類既然不能維持鴉片式的生活，各國自然也不會是價廉式的自了漢。我們為我們自己的前途奮鬥好了，在我們的奮鬥與世界利益形成一致的時候，世界力量，一定可以為我們所用。現在第一個緊要關鍵，是要我們自己立即得往，撐持得下；然後再在實際外交中覓取運用與我們利益一致的力量。這是一條可能成功的路，且是這次比京會議所明白顯示我們的。

自從戰爭的開始直到今日無論那一戰區，敵將士都盡了最大的任務，顯出了民族英雄氣概，作成了民族壯烈的史劇，給與打擊者以嚴重的打擊，雖然在西戰場上，軍事方面已有很大的變動，但一時的勝負決不能看作定局，民族戰爭的日子方長，而今一兩月的時間，不過是一階段中的一瞬，我們絕不以一時的小過而對前途生出任何悲感。

動員令下了，不容再有因循，苟且，傷感，空談的餘地。我們今日是迫於生死的關頭，我們今日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都應為戰爭動員。今日全國國民的生活是戰爭第一。爭取戰爭最後的勝利，是全部生活的最高原則，因此我們對於有關全民族存亡的戰爭，當前每一變動，都應加以最大的注意。

是的，我們對於抗戰的實現是表示歡狂，對於全國精神團結，我們自然非常欣慰，對於全民抗戰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尤覺非常慶幸，對此領導，我們更致最大的敬意與擁護，然而，我們對於當前的戰爭，都不能不用冷靜的頭腦，嚴肅的眼光去觀察。我們對於戰爭的實踐，要有正確的認識，系統的認識。我們對於戰爭中勝利的經驗，與失敗的經驗，都不能忽視，我們尤其重視失敗的經驗，慘痛的教訓。我們艱苦的日子方長，但我們要用自己血換來的教訓，武裝我們自己，去換取敵人更多的血液。

我們要認識現實，但我們同時要改變現實。我們自己有了認識，我們應站在民族國家第一的立場上，指摘一切錯誤，爭取實現的改造。

自抗戰爆發一直到今日為止，我們不能諱言，我們尚未進展到真正全民族的全面抗戰。戰爭並未按照全民族的佈置，戰爭的動員，還祇限於軍事的部份。政治，經濟，文化，民衆的動員，是不夠，就

是還未開始，其他交通技術亦甚落後。戰爭的準備，戰術的確定，都祇帶消極意味，不是積極的攻勢。總括一句，今日尚沒有動員全民族的力量作一系統的戰爭，這是當前這一階段戰爭的特點，也是最大的弱點。

這一弱點，明白的反映在西戰場上。

我們爲了了解西戰場抗戰的實踐，特從第一戰區，來到第二戰區，我們作了一月的旅行，現在我們願將一月觀察所得（西戰場上，抗戰的實況）以告國人，同時願將這次抗戰軍事變動的主因，作詳細的說明。我們滿腔熱忱的期望西戰場上慘痛的經驗，能爲全國之鑒，怎樣用人事可能的速率，改變西戰場上狀況，以改變當前中國整個抗戰的形勢。此不獨西戰場一方面之福禍，抑亦整個抗戰的關鍵，此正所謂「心所謂危」不敢不告的意思，我們的話是否不錯，還要希圖在實踐抗戰中的戰友們，加以指示與補充。

(二) 西戰場戰爭的檢討

我們到西戰場來，我們對於前敵作戰一時的軍事的勝負，不給與最大的注意。我們注意的是戰爭發展的前途，西戰場上全部的動員狀況，特別注意成爲決定戰爭勝負民衆的動員。所以我們對於西戰場，不僅注意前方，同時更注意指揮前方的區域中心以及後方。我們不僅注意政治，經濟，民衆，文化，交通，技術各個部份總動員的程度，同時我們尚注意這些方面的聯繫，配合。因此，我們的觀察是綜合的，不單是注意某一方面，因爲我們認民衆動員是這一綜合的戰爭組織的中心，所以我們特別以西戰場的民衆運動作主要的中心。

西戰場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戰爭的失利，陣地改變，以及一切情況，均暴露了這方面政治，

軍事，經濟，民衆動員諸方面不可寬恕的弱點。我們今日主要的是爲了檢討這一戰爭組織狀態致敗的基點，找出一點戰鬥的教訓，不是要歸責任何個人。所以我們今日的指摘，完全是爲了真實，不是攻擊任何個人，這一點希望西戰場上的負責人，特別給我們寬恕與瞭解。

西戰場本身的弱點，自然一般方面與以上我們指出的這一階段中全國共同的弱點沒有什麼不同，不過，不同的是程度之差，有些弱點在這裡特別顯得利害些。

先就軍事說，軍事動員的本身，據前敵將士告訴我們，在這裡就表現非常弱點，如軍事指揮的不統一，軍隊性質的龐雜，軍隊首腦與首腦間在某方面尚不免磨擦，形成幾種對立，軍隊作戰能力不齊，士兵生活待遇不一，因此，預先作出的作戰計劃，不能配合前進，說到前敵作戰的情況，許多人都不能幾分憤慨，公忠爲國的壯士在敵人高壓的炮火下受了巨大的犧牲，但也還有人在裏裏保全實力，他的隊伍完全無恙，這是非常痛心的現象。

這樣的軍事動員也够說明我們的陣線的脆弱了，不，還有比這更危險的現象，那就是西戰場的戰爭只是單獨的行動，民衆是完全與軍事沒有配合的。千百從前線帶傷回到大同的兵營，衆口同聲的說，前敵的失敗，一小半是某某部隊站不住，軍隊不支，過去沒有做工事，一大半是沒有取得民衆的幫助。第十三軍從軍部的高級士兵到伙夫，他們都認識得很清楚，沒有民衆幫助，不能作戰。

許多傷兵傷官告訴我們，我們的軍隊是在自己的民衆堅壁清野下作戰。前線一帶變成了十室十空，無人烟的荒野，即偶有未逃的村落，亦完全在漢奸的監視下。民衆即令自己想挺身幫助運輸或建築工作，亦畏於地主的淫威，不敢出面，因爲大村落的地主的家奴中藏有漢奸，他對村人說，「我們要維持中立」，致使人民無法與軍隊在作戰上

配合起來。

民衆爲甚麼不起來幫助作戰，打殺漢奸，而要逃亡呢？

士兵們都異口同聲說，不是老百姓不好，這是因爲民衆沒有組織，無教育。地方官吏在戰時不獨沒有減輕人民的負擔，其中有些還和着軍事，自肥其身，實行報關的徵稅，叫老百姓帶三天的糧本做工隨便徵發牲口，巧立名目，加派苛捐雜稅，促使人民害怕戰爭，被逼逃亡。同時地方官吏的無識，對於敵人空襲，過大的誇張，警察挨家叫老百姓逃亡，弄得人民狼狽萬狀，逃亡載道。加之前線敵人炮火轟炸甚烈，我們對於難民完全沒有救濟，因此人民看了戰爭能逃的都逃了。

中國軍隊因爲設備不好，對於衛生救濟每軍中均極薄弱。譬如第十三軍六團有位連長說，他們每團所有的抬床就只有三副，但火線上每交鋒下來，傷兵傷官，來總是成千成百，因爲人力不夠，致重傷的官兵，大多無法救出火線，不得不被棄置，死亡的屍體更是堆積如山，無人過問。這些事務本來老百姓可以幫忙的，但是火線區域的老百姓，早被敵人的炮火和不良的官吏打開了。

軍隊在一百五十里內無兵站，在敵人火力最盛時，給養常常發生困難，糧食士兵得不到飽，傷兵只得連爬帶滾，在那寂寥無人烟的荒野淒涼地掙扎，即令之死，也得不到飯吃，得不到食物，甚至要找一口水喝，也不易易事。許多斷手斷腳從南口徒步逃到大同的傷兵淒涼的對我們說：『許多同志，在路上餓死了，也有因爲傷口沒有醫治，痛死了的』，其悲慘之狀，令人不能想像。這些英勇的，曾受一切苦難的鬥士，他並不怨恨政府，他們都認識這是沒有人民幫助的結果，民衆沒有動員配合戰爭的結果。

是的，西戰場陣地這樣飛速的變化，是因爲沒有動員羣衆，這不

僅限於以上諸點，主要的還在主力戰外我們沒有武裝民衆發動遊擊戰爭，亂敵人後方，和側面牽制敵人的兵力。相反的敵人反利用了我們落後的民衆作漢奸，在在擾亂我們的陣地。據一位連長說：『我們不怕飛機大炮，怕的是漢奸，因爲前線漢奸如麻，我們陣地內，凡新的工事一做好，敵人的飛機就在天空出現，重炸彈就如雨般的下來了』，這是非常可驚可懼的現象。

直接影響前線作戰的還有交通。西戰場的交通說來也很可憐，除平綏綫較好外，（現在已完全受敵人控制了），同蒲綫是被世人稱爲玩具的鐵道。此外汽車道之惡劣，恐怕也是全國之冠，在大雨時，泥濘沒輪，兩車相遇，常途爲之阻。在大同放棄的第三天，八路軍要想趕赴前方，支持殘局，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尙只運輸一師餘三分之二，其餘二師之衆，無法前進，不得不走慢步了。

這是前線，至於後方呢？

我們想就政治，經濟，民衆三方面來說，整個西戰場的政治機構，實在不能領導這樣的一種戰爭。在戰爭中，已充分暴露這一機構的腐爛，人的配置不當。這些弱點，閻主任傅主席自己十分明白。這一政治機構是處處阻礙民衆的動員，經濟動員，軍事上充分的動員，處處阻礙閻主任傅主席的改革理想的實現。

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最高負責的人，即令有許多明見，他們却不見一時將這一個老班子丟掉。

民衆動員在西戰場的負責人也說到重要，還是因爲軍隊在作戰中消耗太大，消耗了自衛要補充，可是，現在招兵已不如從前的時候，却感困難了。在山西因爲閻先生糾集不少愛國有爲的青年，組織『犧牲救國大同盟』。這一個團體，雖然在今日中國，能够充分利用民族聯合戰線組織的原則的，還是唯一的團體，可惜所受的限制太

多，所能引起的作用還不大，它尙不能掀動西戰場內廣大人民來保衛冀綏晉綏。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倒不完全是這一個團體領導不健全，而是受了當前政治的限制。它不能對當前的政治機構用鬥爭的方式進行改造，對於動員民衆的前提的改善人民生活，它無決定確定權力。雖然在西戰場有了這樣一個團體，到今日止，還不能動員廣大的羣衆，配合戰爭。

因為戰爭抽去這一偉大的人民的力量，戰爭在組織方面乃不能不形成與昔日內戰無本質的區別，以之抵禦頑強的敵人，不能不生出今日軍事上的變動。

（以上所舉事實均係就九月十四日的狀況而言，從大同失守後，閻先生對綏晉更有改革決心，如優待士兵條例已頒佈，民族革命戰爭總動員委員會有新決定，以及八路軍參加到前綫，機盟全體動員到前綫工作，縣知事部份的更換等，全部情勢已有改變）。

從西戰場我們考察所得到的結果，使我們認識抗戰第一時期的幾個特點，第一，民族內部的團結雖告完成，但政治機構尙未有新的改變，所以有的政治機構缺乏領導全民族抗戰的力量，在戰爭中已無情的暴露出來。要求政治機構的改變，這是當前最迫切的事，同時在這裏已告訴了我們，政治機構的改變，當於抗戰中完成。今日大家都明白，當前戰爭組織方面的一切弱點，歸根結底都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所謂政治機構的改變，是以民族團結，聯合救亡為最高原則，而以實現民主為它的方法。第二，要實現政治的機構改變，一面是各黨派各軍事實力者以民族國家第一的立場，以爭取戰爭勝利，而以和平協商的方式達到，一面是徹底的開放民衆運動，用羣衆的力量，實行各地機構的改造。第三，政治機構的改造，實現民主，開放民衆運動，在當前各個地方的當局，都感覺有他的需要，不過，各人的感覺強弱不

一罷了，在戰爭最前綫，有被敵人佔去的地帶，或已變成了敵人的後方等地，實行的限度，和實行的決心，比較堅決，臨近戰地次之，真正的後方又次之。我們在這種形勢下，認出政治機構改變的過程，將隨戰爭的展開，因部份的完成而達到全部過程的完成。這是整個抗戰的發展在認識上的一個基點。第四，要達到戰爭全部組織的改善，當然我們中心的任務是要爭取政治機構適應領導戰爭。其他如經濟動員，軍事本身的改造，也多由政治決定，但要達到這一方面的勝利，最後還決定於民衆動員，廣大的民衆組織的力量。所以目前在人民方面，我們最緊迫的任務是如何動員民衆，如何組織民衆，擴大民衆組織諸方面。第五，當前戰爭組織方面各種缺點，是由以上各種任務本來應在戰前完成而沒有完成的結果，當前所有的弱點，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事。改變戰爭的形勢是要趕快完成以上的任務，加緊作長期抗戰的迅速準備。

(二) 統一戰線下的民衆運動

動員全國人民到戰爭中來，才能進行民族的長期抗戰，已經是一個無可爭辯的真相，參加前敵作戰的將士，已十分感到沒有老百姓幫助不能作戰，地方軍事首腦，已明白戰爭的消耗，沒有補充，不能繼續作戰，其他如政治，經濟等動員，沒有民衆意識的參加，都會變為一句空話。開放民衆運動，雖然在有些人還在考慮，但他們却不能不認識人民是戰爭中最大的力量，孫中山先生的「喚起民衆」以及「工農政權」的真理，在此時，不由得不再引人回憶，被人重新提出。

現在的問題不是一般人看不清楚力量，而是因為有些人還怕這力量。為什麼怕呢，那還是這十年來不幸的中國內部所發生的對立，那慘痛的經驗，尙未完全忘記 今日我們首先要求全國上下，對於當前

的民衆運動，要有新的認識，要丟掉過去的成見，同時也要要求全國民衆工作者，同樣有新的認識，新的工作方式。

今日民衆要組織，要求組織，是爲了挽救民族的危亡，爲了進行全民族的抗戰，不是爲了進行政權的鬥爭，所以今日朝野對於民運的了解首先都不要忘記今日全民族救亡的統一戰線這一最高政治原則。我們的民運是在這前提下進行。政府今日不能不開放民衆運動，這不僅爲了戰爭的需要，同時也是實際的事實。你不要民衆運動，民衆自己也要起來運動，因爲今日政府無權拒絕人民愛國，人民自也有權力起而參加救亡事業，組織自己成爲戰鬥的力量。至若爲了防範民運而向非民族利益的前途發展，或一時流爲幼稚的行動，政府一方面給組織的自由，但同時政府有權力在旁監督，糾正。在民衆方面，我們却應澈底了解今日民運的任務，是在集中力量，爭取戰爭的勝利，我們對於領導戰爭的政府，不僅不應生出不應有的磨擦，同時應避免一切磨擦，加強政府對戰爭的領導。在民衆運動方式方面，我們感覺要有新的方式的必要。一切本於民族利益，互以真誠相見，沒有什麼事不能公開，對任何人，任何黨派團體，都沒有什麼成見。我們今日祇有一個目的，打擊敵人，此外一切家事，現時都可用和平解決方式，決不能，也不允許在這共同對付強敵前，採用互相對銷國力的方法。

全民動員不是一句空話，要人民都爲戰爭動員，先要民衆有教育。組織民衆，教育民衆，首先要有民衆組織的自由，不允許民衆有組織自由，那等於不要民衆，取消全民動員，也就是間接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加了敵人侵略的優勢，因爲單是軍力的對比，原來敵人是高過我們的。

但是單是了解民衆運動的重要，而不具體的證明中國今日政治，

社會的實踐和運動發展的實際的環境，那也是不夠的。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當前的政治機構尚保留有許多一時與頑固克服的軀殼事實。全國各省區尚保留各種不同的環境，我們運動的方式自然也不能平衡的發展，不能用同一方式同一進行的步驟。我們的運動，要能很靈活的運用環境的彈性，採各式各樣方式，達到各種環境下民衆都能動員起來。自然，這是一種藝術，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固然，我們極端盼望政府從中崛起，實行中山先生的遺教，恢復中山先生對民衆運動的正確的策導，迅即頒佈戰時改善人民生活優待軍人家屬削減人民負擔等法令，給與人民組織的自由，在全民動員的號召下，掀起民衆救國的高潮來，發展全國民衆的運動，一直達到武裝人民參加抗戰。但是如果全國規模的運動一時不克實現的話，我們也不能等待不動，我們要最實際的說明今日一切可以組織民衆的可能，充分利用它。

按照今日、國政治社會的狀況，我們看出今日民衆運動有下面幾種可能。

第一，各地由下而上的民衆固有組織，如職業的組織愛國的組織等，這些組織都是民衆自己組織起來的，過去自己已有一些救護，這些組織是今日民運的細胞，真正民衆的力量。在這一些組織，自然應在此時期鞏固自己，擴大自己，並要求政府從旁給與幫助，在政府方面亦應利用這些組織，擴大民衆組織，作全民動員的基本部隊，應該放棄過去許多成見，回到北伐時期國民革命的階段，自己起來領導這一種運動。

第二，某些特殊地方已有的由上而下的羣衆組織，這些組織大半雖帶有官辦的性質，運動的本身原有一定的限制，但在今日民族危亡的階段，我們對於這些組織也不應加以攻擊，我們雖然一面希望特殊